

咱爸咱妈

母亲来洛

□杜菲

母亲来了,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雨的午后。

在车站拥出的人群里,我还未找到她,却已听到她喊我的乳名,这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的声音。我看到了她,她笑得那么开心,眼里只有我。

母亲肩膀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,里面都是带给我的东西——她炸的油饼、蒸的花卷、烙的饼。我的眼眶被一些晶莹的东西装满了,我急忙收了伞,假装是雨水落了下来。

从今年过完年到现在,我一直没有回过家,如今要工作了,以后恐怕更难有时间回去看他们了。我有时候想,他们这一辈子在图些什么?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成人,让儿女读完了书,却把儿女送到了离

自己很远的地方。

母亲来到洛阳以后,我陪她出去游玩,只去了老城和我的母校。她说:“你读书的时候我没能来看,现在无论如何都要看一看。”

接下来,她就坚决不再出门了,一直埋头处理前一阵子下大雨我出租屋进水后被浸泡过的被褥。她拆拆洗洗晒晒。忙完后,她才满意地笑了。

她离开洛阳后,我突然想起,这几天她笑得最开心的时候,就是看着我吃她带来的东西和帮我拆洗那些被褥的时候……

我什么都不想要了,只想要父母好好的,不再那么辛苦,不再那么为我挂心。接下来,该我做了!该我孝敬他们了!



绘制 仁伟

好文上墙

茉莉枕

□牧石

母亲拗不过我和姐姐们的软磨硬泡,跟我们住进了城里。

我们给母亲买了各色饮品,有藕粉、豆奶、蜂蜜等,可母亲只钟爱茶叶。

那天,我给母亲泡了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。母亲眯着眼睛,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

母亲说:“我小的时候,你的外公特别喜欢喝茶。每天早上,你外婆都要烧水给他泡茶。喝完满满的两壶茶,你外公一天都是精神神的。每次喝完茶,你外婆都把泡过的茶叶收集起来,放在窗台上晾干,然后再泡给我们喝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总算弄懂了:母亲喜欢茶叶,缘于一个童年的梦!

我对母亲开玩笑说:“您以后就放开喝吧,儿子绝对能供起您的。”母亲笑得很欣慰。

后来,我发现母亲竟学着外婆的样子,把泡过的茶叶放在窗台上晾干。这让我惊诧而且不解,甚至有

点儿生气。我一次性买了800多元的茶叶放在家里,可母亲依然如故。

一天,我下班回家,一进门母亲就笑盈盈地迎上来,递给我一个枕头。

见我愣着,母亲问我:“儿子,猜猜这枕头芯是用什么做的?”

我把枕头放在鼻尖,轻轻嗅了嗅,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沁人心脾。原来,母亲用晾干的茶叶做成了枕头。

第二天,母亲问我茉莉枕的效果怎么样。说实在的,那淡淡的茉莉花香让我睡得很好,我又添油加醋地说了许多好处。

从此以后,母亲把每天喝过的茶叶,更加悉心地收集起来。没多久,又一个漂亮的茉莉枕诞生了。母亲立即把它送给了楼下的邻居。半年多的时间,母亲先后送出去4个她亲手做的茉莉枕。母亲还对我述说了她的梦想——给院子里的每一家做一个茉莉枕头!

(本文选自洛阳网·河洛文苑)

五味人生

没电的日子

□刘选

学校改造线路,要停电两天。

吃过早饭,院子里热闹起来,整栋楼的人几乎都出来了。楼前一堆人或坐或站,有的在绣十字绣,有的在纳鞋垫,有的在闲谈。一个大学生坐在停放在楼前的摩托车上,另外两个大学生靠在一边,高谈阔论。两三个小孩子在逗小狗玩儿。

上午11点,阴凉逐渐减少,尽管有风,大家还是感受到了太阳的威力,肚子也开始提意见,人群渐渐散去。

家里闷热难耐,人不停地出汗。我耐着性子做完饭,把饭摆在桌子上,却没有一点儿胃口,拿扇子不停地扇,汗仍然不停地出。

忍着热吃完饭,我拿起湿毛巾,给两岁多的儿子擦了擦身子,哄他上床睡觉。他挣脱我,跳到他爸爸身上“骑马”,后又跳到地上,骑他的小电动摩托车。我闭目养神,不敢睡着,怕儿子打开门“离家出走”。

因为没有电,晚饭吃得很早,吃完饭我们就出去乘凉。天气依然闷热,偶尔刮过一阵风,也是热风。广场上到处是孩子,他们跑、跳、骑自行车、滑滑板,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。广场入口处,录音机播放着音乐,20多个女人在跳舞。

暑气在夜色中悄悄消退,夜风也清凉了不少,乘凉的人渐次散去。我们在地面上铺上席子,躺下来,身心一下子就放松了。天上满天星斗,地上清风拂面,孩子在身边嬉戏,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庭琐事……

晚上11点多,我们回家简单地洗漱一下,上床睡觉,枕着月光,睡眠甜美而安稳。

诗歌园地

□李济琛

游园即兴

皇家花园东西开,
一河春水天上来。
百色千姿红万种,
别亭双阁绿柳台。
骚客吟诗弄风情,
画匠琢笔雕文采。
满是荣光新生意,
可爱观景最都宅。

外出步行歌咏

石桥湖畔杨柳风,
碧绿伸向九州同。
好色融光怜香意,
清明深净水灵空。
写字填词终不尽,
曲唱音和犹附庸。
若可说得此间味,
恐惊天上九重宫。

啼笑皆非

今年七夕为啥热

□张利兵

往年七夕大多阴雨绵绵,为啥今年七夕这么热?

面对我的问题,儿子玩着游戏回答:“还不是因为牛郎来得太早,闲着无聊就拿出手机玩斗地主,结果玩得太投入了,织女来了也不知道。织女立刻火冒三丈……咱们也就跟着遭殃了。”

老婆梳着卷发笑着说:“什么呀,实情是这样的。织女现在是宇宙级名人,这次七夕走秀被宇宙各大媒体关注,织女从头到脚充斥着各大宇宙名牌。这装扮起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牛郎等得心急火燎……咱们也就跟着遭殃了。”

“不对!你们说得不对!”我站起来说,“牛郎自从当上银河商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,就起了二心,有了外遇。织女早有耳闻,已是怒火中烧。此次七夕相会,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。天上一阵火拼,咱们能不遭殃吗?”

流光碎影

怀念“月份牌”

□冯红专

记得在我小时候,奶奶住在一个有6户人家的大杂院里。那时,每家都是靠“月份牌”的传递,轮流打扫院落的卫生的。

爷爷是个热心人,他用一块小木板制作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牌子,上面用毛笔写了“清洁卫生”4个字。哪户人家拿到牌子,就自觉打扫院落,然后把牌子传到下一家,一家一天,循环往复,因此,大家习惯称这个牌子叫“月份牌”。

每次“月份牌”传到奶奶家,奶奶一大早就爬起来,叫上我一起把院落的地面、台阶等打扫一遍,然后再将“月份牌”传到下一家。那时,大家无论再忙都很自觉,且打扫得干干净净,从来没有由于谁家打扫不干净或者不打扫而引起争吵,体现了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的纯朴民风。

现在,这个院子早已拆了,奶奶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,那块“月份牌”也没有了踪影。但是,每当我看到现在住在单元房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们时,我就特别怀念那时的大杂院、和睦的人际关系和那块有温度的“月份牌”。